

卷三

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卷之一

浙江 夔衷 張應俞 著

書林 梓

類脫剝騙

假馬脫緞

姓。慶名者常與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

一尺銀合好馬價約值四十金忽有一棍

衣翻然而來佇立瞻顧不忍舍去遂問

曰此馬價賣幾許慶曰四十兩棍曰我買但要歸家

書名 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張應俞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42
編號 D8624000

[彩色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4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枉騙新書 參

K3031
(3)

三部
41-3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142(3)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科3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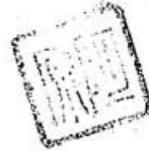
願君王心
化作光明燭

燭照綺筵

不照綺羅筵

偏照逃亡屋

生編新書



新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卷之三

十四類衙役騙 凡三條

八聞官言而出騙

里有寡婦。富蓋鄉鄰。止生一子。其澍。年方弱冠。恪守祖業。不敢生放。鄉人路五。兩問之。借銀谷。皆不肯。心恨之。歸與妻胡氏謀。要賴他。孩姦妻許曰可。又托心友支九為干証。即往分巡道處告。道提親審。先問胡氏曰。其澍因何到你家。胡氏曰。他家豪富。終日魚肉。只是姦淫人婦女。知我男人未在家。無故來調戲我。

不。便強抱親嘴。罵他不去。支九未邀我夫。販貨。其澍方走去。再問支九。你往路五家何幹。支九曰。小的與路五。都挑販為生。因邀他買貨。聽底面婦人喊罵。其澍走出。又問其澍曰。你因何與婦人角口。其澍曰。並無到他家。那有角口。問路五左右鄰。便知左右鄰。都稱其澍寡婦之子。素不敢非為。外間並未聞姦情。此是裝情捏他。路五執曰。他萬金巨富。豈不能買兩個干証。左右鄰曰。我鄰近不知。他支九隔越一街。豈不是買來作証。道曰。路五貧民。何能買人作証。將左



右鄰并非澍。各責二十。定要問做強姦。其澍出而惧甚。思無解釋。晚堂退後。道已封門。在後堂周旋。閉行。沉默思想。忽自言曰。錯矣。錯矣。又周行數次。遂拂衣而入。適有防夫涂山。在外窺道舉動。聞其言錯。想必是審此姦情一事也。夤夜越牆而出。扣其澍歇家門。歇家開門。延入。其澍正憂悶無計。涂山曰。你今日事。要關節否。澍曰。甚關節可解。正要求之。山曰。道爺適有妻舅到。三日內。即要打發起身。惟此最靈。若投他明日。即覆審。更大勝矣。澍曰。如此。得可好。須銀幾何。

涂山曰。此翻自案事。不比別人情。須百金。方可澍曰。百金我出。只要明日覆審。涂山曰。舅爺今酒席尚未散。吾當即入言之。澍與歇家送出。道大門已封。涂山復從居傍民家。越牆而入。次日道出早堂。即出牌覆審強姦事。其澍大喜。以為果驗也。下午再審。其澍曰。路五曾問你揭借否。澍曰。他兩次問借銀。我皆不肯。因此仇恨。粧情誣我。再審胡氏曰。其澍未到你家。那有強姦事。將拶起。路五邊未用銀。一拶即緊。胡氏難忍。即吐實。未有強姦。只揭借不肯。故粧情告他。又

將路五支九各打三十。將其澍全解無罪。徐山即跟
出索銀其澍曰。吾樂與之。徐山自索謝澍另以十兩
與之。山以銀入道。却起再出索添謝。又得十兩。當時
以為勇命關節之力。豈知出道之自悔。而銀盡為徐
山所風騙乎。

按衙役皆以騙養身。供家豐衣足食。其騙何可枚
舉。蓋事之是騙。日之是騙。人之是騙。雖罄南山竹
何能悉之。雖包拯再生。何能察之。予素不入公庭。
此中情弊。希所知聞。此其偶得于真見者。故述其

弊實如此。然衙中雖人人是奸徒。事事是騙。數吾
惟早完公課。百忍不訟。雖貪吏悍卒。其如我何。故
曰。機雖巧。不蹈為高。鷓雖毒。不飲為高。衙役雖騙。
不入為高。縱有無妄之災。必有明官。能昭雪之者。
何也。官皆讀書人。明者多而昏者少也。無奈在衙
人役。各以陰雲霾霧蔽之耳。故惟忍小忿。不入衙
為高也。

故擬重罪釋犯人

富民元植者。家溫行謹。奕世良善。偶與鄉推貴有隙。

卿貴素善葉推官。乃吹毛求疵。劾元植之惡十餘件。葉推官為之送訪。按院即批與葉審。葉提元植諭之曰。汝之惡跡。我已備曉。罪在有定。只汝家殷富。不許鞅關節。若有關節。罪有加無減。且收入監。候拘到被害。即聽審定罪。葉推官素廉正。從未不納分上。今元植既承面誠。越不敢展轉。只惶惧待罪耳。適眷親易鄉官。素與植相善。知其事屬仇陷。默地代訴于太府。托轉釋于四尊。太府乘間。緩頰及之。葉四尊大怒。歸取元植箠責之。曰。我叫。你不得投分上。反鞅太爺來。

講。這樣刁惡人。定要擬你誦戍。元植茫然不知。未應。即頭曰。老爺素不納關節。一府通知。又蒙鈞旨面諭。怎敢鞅太爺。寔不知事從何來。葉爺曰。且入監去。定是軍罪。元植出查。方知事出易鄉官。自以己意代釋。並不使植知也。植思無處可解。尋其用事凌書手。密商曰。能為我戒軍入徒。當以厚禮謝。凌書曰。能出百金。為汝計之。植許曰。可以。銀封訖。葉爺果喚凌書手作招。曰。須尋一軍律擬來。凌書故以絞罪擬上。葉爺命改招。只可擬軍。凌書過一日。再以絞罪擬。曰。訪單中。

惟謀死親第一件最重。正合絞罪。餘某條某條。只是徒罪。並無合軍律者。葉俞尋思。有對頭之狀。尚不輕入入絞。曾是拿訪。而可絞人。曰造化了他。只擬徒罪。後擬上三年徒。元植欣然納贖。凌書遂安受百金之賄。在葉爺寧知其外受金。而內擬人重罪乎。故衙役之欺官。雖神君不及察也。

按善有旌獎。惡有拿訪。此朝廷激勸一大機權也。今旌者多由攢刺之巧。訪者或由權貴之喉。其虛寔益相半耳。然猶幸有拿訪一途。可以少惕刁頑。

稍為良民吐氣。特被訪者。出入于閤官之心。高下于權書之手。其情浮罪當者亦少矣。當官持權者。或遇大故重情。必虛心詳審。明察沉斷。庶可杜奸欺之十二耳。

吏呵罪囚以分責

人傳包孝肅為官。清廉明察。用法無私。詐不得以巧辨售。罪不得以權貴免。又不納分上。故人稱之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適有富豪子。犯姦情真。知難逃。洞察預典。一老胥謀曰。包爺精明。察事如神。我所犯

情真。干証。又直証。罪實難逃。若重罰。猶可輸納。惟痛責實是難堪。有何計可以減責。必不惜厚費。蓄之。老胥曰。明日若當責時。你奔近案前。強辨求伸。我從傍呵斥。為你分責。或可減你一半。此外別無策可圖也。次日包公審得真情。發怒要打富子四十。富子奔近案。嗥々伸辨不已。老胥從傍大聲呵之曰。速受責。何須許多說話。罪豈赦你。包公見之。大恨此吏攬權起威。恐後日竊勢騙人。外必生事。即先責老胥二十板。偏減去富子二十。欲使威不自出。不知正落其謀中也。老胥遂得厚賂。而包公漠不知之。

按吏為奸。皆是知本官性情。而變幻用之。老胥知包公嚴明。豈容胥吏招權。故旁呵犯人。包公必責吏。而故怒犯人。以見胥吏之無權。欲外人不畏。恚之。豈知于難減責之中。故分責以取其賄。又孰泛而察之。公且受胥騙。况後之為官者哉。

十五類婚聚騙

婦嫁淘街而害命

京城有房八者。為人痴蠢。以淘街為生。家止一老母。

水滸傳書 三卷
一日房八淘街往小河邊洗。靠晚耒有一婦人身穿麻衣。旁立看淘洗訖。謂房八曰。我將往娘家。今晚不能到。暫借你家一歇。房八曰。我家歇不得。何不往客店歇。婦人曰。客店人叢雜。宿不便。你家有何人。房八曰。家有老母。婦人曰。有母便可同歇。房八引至家。婦人把銀與羅米買酒菜。夜間三人同食。婦人問曾娶媳否。房母荅。家下僅能度日。那得銀娶媳。婦人曰。我前夫死已莖訖。家無親人。今收拾家財。將回娘家。柰娘家又遠。看你兒子孝善。偶然相遇。亦似天緣。意欲

為你媳婦。以供奉朝夕。何如。房母曰。你雖好意。只恐兒不能供三口人。婦曰。我亦帶有些少銀本。諒勤治女工。亦足自給。房八喜曰。我美命。今年當招好妻。一人自有一人祿。何患不能供。是晚遂成親。同宿一夜之間。叙盡風流。男稱前未娶。今如渴而得漿。女稱久失偶。今如熱而遇涼。二人交愛。真如魚水。房母亦大喜。天賜賢媳。次日婦以銀六錢與夫羅米買菜蔬。第三日問婆曰。何不做身衣服。穿婆稱無銀。婦又出銀六錢。叫夫在汪客大布店買之。房八既得妻。又前後

得銀作家。心中揚揚喜色。往汪店買青布。二端歸婦。各將剪去三尺。故持尺量曰。此是剪剩之布。未成全疋。何被人瞞也。可持去與換。有好銀買布。他何得如此。虧人。房八聽妻言去換。汪店言我家那有零布。是你自剪起。胡賴我。二人各爭一場。汪客令家人。再以前二端與之。及持歸。婦背地以剪刀刺破幾葉。後將展開。又曰。如何又換兩疋碾爛布。這店好好可惡。他欺你純善。故敢誑你。今次不換。可放言罵他。怕他甚麼。房八被妻激忿。往說。你以破布誑我。汪客說你買

一疋布。未換許多次。店中那有此工夫。不換與他。房八便縱言穢罵。汪客怒。喝令家人。扯打一頓。後以兩疋布。打開看明。擲與之。房八執布歸。言被打之恨。妻怒頓足曰。有銀買布。及招他打。他靠財勢。可挨命與他作對。吾與婆能替你伸冤。又激夫到店兇潑。汪店家人。又群起痛打。帶重傷而歸。婦哭曰。必往告保辜。狀。遂往御史處告准。歸買好酒好菜。勸夫多飲。方可散血。夫被其勸。酩酊大醉。夜乘醉。緊綁其手足。以沙塞口鼻。至三更。死已久。解其綁繩。婦故喊曰。你兒身

冷了硬了莫非是死。嚇得婆起看兒已死。二人相對
哭盡哀。復往御史處補狀。差官檢驗收貯。偏体都有
重傷。汪客驚惶無措。過三日將審。婦與婆到汪客亦
曰。我夫被你打死已的。只我婆年老。我一婦人。難獨
供膳。把你償命亦無益。你能出銀三百兩。與我供奉
婆。叫婆具息。免檢罷。汪客聞言心喜。令人擔議。許
出銀二百兩。與房母養贍。房母依婦言。自具息。言身
貧老。兒死婦寡。莫能存命。憑親鄰勸諭。着汪出銀一
百兩。與氏養贍。免行檢驗。官准息。將汪客打二十。又
罰一大罪。令房八妻領銀而歸。過兩日。婦竊銀二百
兩。夜間逃去。不知所往。房母再欲告。汪客又重出二
十兩與之。以息其事。

按此婦是大棍之妻。查得房八止此老母。故遣婦
假與為妻。激其與富店歐爭。然後加功打死。則房
母必告。必可得銀。然後拐銀而逃。是斷送人一命。
而彼得厚利也。棍之奸險至此。人可痴心。而犯其
機。穿乎。

媒賺春元娶命婦

福建春元洪子異。在京將納妾。媒數引看。多未稱意。適有崔命婦者。年近三十。猶綽約如處子。以為夫除服。入寺建醮。二棍套定。一為媒。先引洪春元。到寺親看。洪見其容貌秀雅。言動莊重。大是快意。媒曰。既稱意。須與其大伯言之。此婦是伯主婚。徑引春元到其家。先袖錢五十文入。付其小家僮曰。有一春元。未尊府看大厦。托討三盃茶與吃。再出邀春元曰。他大伯在外。即回。可入廳坐。少頃。一棍稱為伯。從外入。三人叙禮。復坐。小僕捧茶出。媒曰。令弟婦欲改適。此福建

春元欲求娶。敬問禮銀若干。伯曰。路太遠。此恐弟婦外家不允。媒曰。他目今受官。即叫令弟舅同到任。亦何憚遠。况他世家富族。如春滿朝。即在京。亦多人看顧。此不可蹉過。但老叅尚未得見。令弟舅。伯笑曰。舍弟婦。人品德性。女流第一。往日亦不肯令人見。今日除服。在某寺建醮。往彼處看之。易矣。媒曰。尊府所出。亦不須看。但問何時肯去。及禮銀若何。伯曰。他除服了。亦不拘時去。禮銀須一百以上。他首飾粧奩。亦有五六十兩。旋引媒起。密曰。我上賀須四十兩。莫與弟

婦知。其身資可減些。再復入坐。復曰。明日若交銀。可在蒼園館中。家中有俗忌。不交銀也。媒曰。須請令弟舅。同見為好。伯曰。彼來自多稱說。待娶後。即通未遲。便送媒與春元出。媒曰。適間伯與我言。須上賀銀四十兩。其身資可減些。彼不欲弟婦知。故欲在園交銀。次日媒引春元。及二管家。同往園館。又去邀崔家大伯。同一小僕。挾天平至。媒曰。要叫一人寫禮書。伯曰。亡弟未。在。何用婚書。媒曰。京城交易。不比共府作事。只記一帳。亦有憑據。伯曰。吾自寫何如。媒曰。最好。即取紙與寫。到財禮處。伯曰。六十兩。媒曰。減些。只四十。但要安頓令弟婦有好處。不必多索銀。伯曰。兩項可都一樣。媒曰。易說的。寫完了。媒曰。婚書放在我手。看對銀。先對四十兩。作一摠封。又對二十兩。付與伯收。伯起曰。吾取四十兩。財禮任你家中面交。不然。亦不消說。媒曰。再加十兩。伯亦不肯。媒顧春元曰。何如。春元曰。湊起四十兩。在你手。到他家交與婦人。媒曰。婚書并銀。都要在我手。一同家中。兩相交付。伯曰。我的非今日言。明要背交。昨已議定了。若事不成。豈能賴

得媒。惟取四十兩。併婚書在手。同春元回店。顧人去接親。媒以婚書付春元。曰：事已定矣。不消帶去。只同兩管家領十餘人至崔家。先入廳傍坐。媒曰：吾叫大伯來。脫身去矣。崔家見許多人來。出問曰：你輩何幹。管家對曰：來接親。崔家人曰：你走錯門了。接甚親。管家曰：媒人引我來。怎會錯。崔家人曰：那位是媒。管家曰：媒去叫你大伯。崔家人曰：有甚大伯。管家曰：是你家交銀主婚的。崔唾其面曰：你一夥小輩。該死的。此是崔家府中。你信何人哄。在此胡說。管家曰：你同洪相公在你家吃茶。許議親事。已在花園交銀了。今這遲悔。我豈怕你的。難道脫得我銀去。崔家人曰：誰把茶你吃。誰受你銀。我家那有出嫁的人。管家曰：你前日在寺中建醮的娘子。要嫁。崔家人曰：啐。那是我主母。曾受朝廷誥命。誰人娶得。我去稟巡爺。把這夥棍徒鎖去。兩管家見媒人請大伯不來。心中不安。各逃回店。崔家人尾其後。查是春元。洪子巽強婚。即往府尹告強娶命婦事。洪春元聞告。始知被棍脫。即逃出京去。及府尹差人來捉。回報已先期走矣。府尹曰：他

自然要走。怎敢對得。遂為立案存照。以候後提。

按此棍巧處。在見崔家主僕。皆在寺。乃哄其家小。僕進茶。又云大伯欲背索上賀。在園交銀。故可行。其騙。洪春元既失銀。又着走。又府尹信其強娶。為之立案。在外娶妾。信然難哉。作事何可不審實也。

異省娶妾惹訟禍

廣東蔡天壽者。為人忼慨仗義。年四十無子。其妻潑甚。弗容娶妾。一日販廣錫三十餘担。往蘓州府賣。與牙人蕭漢卿曰。我未得子。意欲在此娶一妾。亦有相

因的否。漢卿曰。有銀何怕無當意女子。即領去看。幾個室女。漢卿曰。我年過四十。此女皆年紀不相宜。吾不娶也。忽有蕩子國廷紀。家有寡母鄧氏。年三十三。歲容貌端好。夫死。遺家貲千金。被廷紀賭蕩罄空。更欠賭銀二十餘兩。逼取無辦。乃與棍商議。詐稱母為妻。欲嫁以償債。媒傳于漢卿。領天壽看之。年貌合意。議身資銀四十餘兩。紀曰。氏係過江出身。恐外家阻當。不與嫁。遠其銀。可封牙人手。待臨行上船。我叫人送到舡來。人與銀兩相交付。牙人以為可。臨行。廷紀

自催簪。詐稱母舅家接。母上船後。始知子將已脫嫁
 于客。心中甚怒。只忍氣問曰。夫既以我嫁人。何必相
 瞞。且娶我者是誰。壽應曰。是不才。婦曰。看君諒是個
 富翁。我亦無恨。但我因六賭蕩。衣資首飾。悉藏母家。
 我同你去取。亦且令母家得知。天壽信之。與鄧氏偕
 往。氏入訴其子。背將已嫁之事。其兄鄧天明。發怒曰。
 那有子敢嫁母者。是何客人。敢斗胆而娶。出將天壽
 亂打。鄧氏救止曰。諒客人亦不知情。只不孝。延紀胆
 大該死。天明即具狀告縣。鄒爺准狀。差拘延紀逃走
 不出。先拘漢卿。天壽到。鄒爺審出大怒。將婚主媒人。
 各責二十。以天壽收監。着漢卿討延紀。數月終不能
 拿。累被拿限拷打。天壽投分上釋監。鄒爺竟不許人
 教天壽曰。賊要賊拿。賭錢要賭錢人拿。何不許銀與
 賭棍人拿。不數日。棍指延紀所在。差人一拿到。鄒爺
 審出延紀。以子嫁母。與遠客作妾。責四十板。擬重典。
 身資銀。追入官。漢卿天壽各擬杖懲。其母鄧氏着兄
 鄧天明領歸供養。任自擇嫁。批照付之。
 按為嗣娶妾。禮律不禁。特當娶于附近小戶。若出

世編新書

外省暮色而娶。多釀後患。若此類者。可為炯戒矣。
因蛙露出謀娶情

徐州人陳彩。家資巨富。機智深密。有莽操之奸。年三十歲。妻妾俱無子。憐舍潘璘。常借彩銀。出外為商。彩往璘家。見其妻游氏。美貌絕倫。遂起不良心。邀璘同本。往瓜州買綿花。發廣州等處買貨。收完。二人同歸。路經西關渡。此幽僻之處。往來者稀。璘上渡。以篙撐舡。彩暗付此杙可乘。遂後將璘一推落江。璘奔起水面。彩再以篙指落深淵。浸死之後。彩故斗漁翁。撈其尸。以火焚之。畏骨歸家。彩穿白衣。見璘父母。先大哭。而後報凶情。璘家大小。都慟。乃細問身死因由。彩曰。因過西關渡。上渡撐舡。與篙併入水中。水深急。力不能起。遂致浸死。我僱人撈尸。焚骨而歸。言畢。潘家又哭。彩乃將所賣帳簿。併財本。一一美明交還。璘之父。母。滿家。反怪其德。那知彩之設計謀死也。至半年後。璘父潘玉。年老。有二幼孫。不能撫養。欲以媳招人入贅。代理家事。與彩商議。彩曰。入贅事久遠。必得的當。人方可。不然。家被他被害。後悔何及。依彩愚見。小心

支持守節勿嫁人為尚。彩言雖如此。而中藏杌械甚深。後有議入贅者。王亦與彩議。彩皆設杌破之。因先賄游氏之外家。布謀已定。自言于王曰。吾與令郎至知。本無自贅之理。但事有經權。試與尊叔自籌之。王曰。尊見何如。彩曰。吾欲以叔產祭。悉付我理。請叔族親議立文書。逐年幾多。供應尊叔夫婦食用。幾多供應祭坟納稅。餘者付叔存之。以備二孫婚娶。令媳與我為次室。况我拙荆頗賢。必無妬惠之患。後倘得產男女。必不虧他。是令媳得所歸。而公家亦有所付托。

矣。媳曰。古云寧作貧人妻。莫作富人妾。我夫與他為友。我嫁他為妾。似不好觀瞻。請公再詳。王曰。難得此人家富忠厚。况又代我理家。我不勞而坐享衣食。餘剩者。又存與孫婚娶。文字有我族人為証。何等安妥。不必再疑。潘家大小。皆以為然。游氏父母亦同聲曰。可。游氏只得听命。不覺嫁後二十餘載。生有三子。又養一長孫。前二子皆已娶媳。亦生二孫。彩之正室。前十年已故。游氏與夫極和順。一日大雨如注。天井水滿。忽有青蛙。浸于水中。躍起庭上。彩以小竹挑入。

水中去。如此者數次。彩平昔是謹密之人。是日天牖其衷。暗恃游氏恩情已久。諒談前情。妻必不怨。不覺漏言曰。你前夫亦似此青蛙。若不生計較。安得與你成夫婦。游氏曰。計較若何。彩曰。昔時見你貌無双。要得同床伴我眠。心生一計。同貿易。過渡踢他落波心。你夫奔起浮水面。再將篙指落深淵。連奔連指兩三次。亦如青蛙此狀情。游氏驚號大罵曰。你這狼子野心。賊當千刀萬剮。那有人如此狼心者。彩被妻罵無一語可應之。游氏哭奔于路。高聲叫曰。我前夫被這

賊謀死。謀我作妾。我必經官告論。為前夫報仇。左隣右舍皆萃听驚駭。彩叫二子。強搥游氏入家。皆跪下苦勸曰。看家中大小之面。勿說此話。游氏指罵二子曰。你父奸謀子豈昌。無端造惡忒強梁。險邪暗害同曹賊。天牖其衷自說揚。呈官告論清奸孽。斬他首級振綱常。我夫雖然歸黃土。九泉之下也心涼。璘長子潘槐。次潘楊。聞游女出路。揚陳彩謀殺其父之事。與潘族衆未問其詳。游氏見二子并小叔。慟哭甚。而言曰。當你父在日。出外為商。嘗問這賊借本。他見我先

時有貌。即起反意。邀你父。出外貿易。歸西關渡。踢你父于江中。奔起水面。復以篙指落深淵。如此者數次。因此浸死。衆等曰。何以知之。游氏曰。適間大雨。天井水溢。有一青蛙被浸。躍起庭上。賊以竹打。抽下數次。蛙因打困浸死。天不容奸。他見此蛙。因自道其故。所以知之。兒可去告我。來作証。楊槐聞言。槐胸號天。天哭曰。這仇不共戴天。扯耒打死他。直入內堂。將彩揪打。彩家理虧。自然不敢對敵。彩怒曰。我縱謀人。罪有明條。豈該你打。游氏曰。他罪不容誅。若未經官。錯手打死。則仇未報。反成人命。方鬧嚷間。潘家族。修集百餘人。中有無藉者。欲擄其家。游氏曰。物是我的。賊犯法當死。非他所有。我不出証其罪。汝衆何得擄我財物。游氏與二子。抱牌急告。本縣魏爺准其狀。差拿陳彩到官。無半語推辭。一一招認。魏爺打彩三十板。立擬典刑。即申上司。說游氏并二子楊槐。各討保。候辭兩院。是日縣看者。何止數百人。皆言此婦原在潘家。處中戶。今處于陳。萬金鉅富。驅奴使婢。先作妾而今作正室。况年已久。生子及孫。徇情者。初談及此。未

免哽咽喉乾。吞聲忍氣而罷。今徑呈之公庭。必令償前夫命。真可謂女流中節俠。行出乎流俗者也。兩院倒案已畢。彩正典刑已定。彩托禁子。叫游氏并二子來獄中囑付。游氏不肯去見。只叫二子往見之。彩囑二子。傳命曰。我償潘璘之命已定。他之怨已醉。而結髮之恩已報矣。何惜見我一面。我有後事。欲以付托。游氏曰。我與他。恩誼絕矣。有何顏再見他。二子入獄中。回話。彩大怒曰。我在獄受盡苦楚。不日處決。他在家享受富貴。是他潘家物乎。陳家物乎。言畢。二子以

父言傳于母。游氏曰。我在你父家二十餘載。恩非不深。但不知他机謀甚巧。今已洩出前情。則你父實我仇人。義當絕之。你二人是我毛裡天性。安忍割舍。你父不說富貴是他家的。我意已欲還潘家。今既如此說。我還意已決。當我母已死。勿復念也。二子曰。母親為前夫報仇。正合大義。我父不得生怨。須念我兄弟年幼。方賴母親教育。萬勿往他家也。游氏不听。召集陳門親族。將家業并首飾等項。交割明白。空身而還潘家。其處淡泊。人皆服其高義。羨潘璘之有妻。仇終

得報。嘆陳彩之奸謀。禍反及身也。

十六類姦情騙

用銀反買陪紙婦

宗化人羽崇家資殷富。性家好淫。常以銀谷。生放于鄉下。鄉人惟早午晚。在家食飯。午前後都往耕田。並無男子在家。崇偏于半午前。往人家取帳。遇單居婦女。千方挑之多。與通好。人有問之者。曰。凡婦人與初相見面。生情疎。茫不相識。怎好問口。便通野話。倘怒罵起來。後何以登其門。崇曰。凡撩婦人。臨机應變。因

事乘机。或以言挑。或以利誘。或以勢壓。或以懷求。何止一端。全在察其心情。而投中之。或無可入。枕者。試與之講夢。說我昨夜。夢一所在去。宛似你家一般。某物在此。某物在此。又夢與你相交。一夜快恬。醒來。乃是一夢。今日到此。全與夢中相同。如此且笑。且說。講了一遍。看他言貌。或喜或怒。或不採。或應對。或疑猜。便可以言投入。彼若發罵。我只說夢。彼若不拒。我便可取事矣。我曾往一所在取帳。男子另一處造紙。兩妯娌對陪紙。其伯姆半宿婦人。其嬌子。極是少美。我

款挑之。若半聲推拒。隔焙便聞。何以動手。我生一計。包銀一錢。你一塊。密、輕、與說曰。我款挑你伯姆。把此一錢銀送你。再一包五分。托你代送與伯姆。替我說個方便。婦人接兩包銀。把自己包開看過。見銀作一塊。心中有些喜意。荅曰。你愛他。你自與他說。自然肯。我不好替說。我便曰。若愛。只是愛你。但恐你不肯。故托你通伯姆罷。不應。我便接之。默然應承。只隔焙幹事。那邊全不知。若不如此。反生計較。彼恐伯姆知之。怎肯默然應允。惟先說挑伯姆。彼心道。那邊

可幹事。我這邊密、幹亦何妨。故不勞而成也。

按婦人不愛淫者。亦愛財。但深畏人知。故不敢爲。惟點壯其心。謂人不能知。彼便敢妄爲耳。既許從你。彼之遮蓋。自然更謹密矣。此羽崇騙姦機巧之一節也。然世情鬼魅。有許多深奸隱慝。何能盡述。為戒。特標其近聞者如此。

和尚剪絹調佃婦

壽山寺。田糧五百石。分爲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錦衣肉食。飲酒宿娼。更甚俗家。每管寺十餘年。銀多款歸。

先約家中定姻。在外蓄髮為頭陀。鬢髮可縛網巾。即回娶妻當家矣。每兄去弟未。父去子繼。據為已業。並無異色人得參入。或有畏受家累。不思歸俗者。輒擇村中愚善佃客。有無妻者。出銀與代娶。僧先宿一箇月。後付與佃客供。不時往宿。僧未則僧之妻。僧去則佃之婦。故諺云。非僧姦佃婦。乃佃姦僧老婆。即此俗也。或生子。有全月可認者。則屬某。或交錯無可辨者。則僧與佃分。各得其一。待十餘歲。即領為侍者。實則親子也。故僧家云。戒燈傳道。寄姓傳宗。即此也。有一

僧往鄉取苗租。其佃戶柔懦。見其婦美貌。每挑之。便罵不採。後冬十月。故買疋好絹。問此婦借剪刀。剪下二尺。曰。將送人作鞋面。餘者寄此婦手。兩日後。復未取絹。借剪刀。又剪二尺。將往送人。餘者仍寄之。婦曰。送甚人。何不全拿去。僧曰。只消許多。可長享用。婦曰。我代收藏。亦當剪二尺與我。僧曰。你若要。便全疋與你。這兩尺亦與你。不消送那人矣。婦曰。果真乎。僧曰。惟恐你不受。我久有意送矣。兩下遂成雲雨佳會。僧曰。你往日罵我。今日何有這好意。婦曰。我冬間要做

一身衣服。送母親壽。故不得已從你。後日決不肯矣。僧曰。那二尺更要一次。婦曰。二尺任你送別人。僧曰。取多辭少。你好歹。及事完了。出房。僧曰。我要禾藁絞一索用。婦取付之。僧將藁慢慢絞索。婦催快去。僧曰。在外何妨。少頃佃客回。問曰。你作索何用。僧曰。我有絹大半疋。要賣。令正說要造衣。送令岳母壽。以你養的猪。你一兩二錢。還我絹。將此索牽去。佃客罵妻曰。我猪要養。何換此無用絹。急取還他去。婦取起二尺。將大疋丟出還之。曰。捨與你。僧曰。我還你是價。也不虧你。有甚捨與我。僧見其取起二尺。知他終是愛財。次日復買藍絹半疋。併前絹送與之。婦罵曰。秃驢該入螺螄地獄。我豈採你。僧曰。正為你常罵我。故意取回。弄你受氣。不然。我豈慳吝的。你說要一身衣服送壽。前日止一件衣。今敬剪一件下襠。成就你事。何故又罵。婦拒不允。僧再三哀求。只前已有情了。終拒不得。復為受之。後遂通往來。難禁斷矣。

按此婦性本烈。只為愛其絹。遂至玷身。所謂根也。慙焉得剛。是也。人家惟禁止僧道來往。便是好事。

若入寺。若拜佛。若子寄僧道姓。此皆耻事。切宜戒之。勿畝無影福田。而踏無窮污垢也。

地理寄婦脫好種

有魯地理。看山頗精。要畝一好地。自葬父。尋至寧城。得一佳風水。落在楊鄉官坟祠後。既難明買。又難盜。葬聞楊鄉官已故。兩公子亦欲求地。葬父。魯地理即以此地。獻引二公子來看。果好穴情。山不費買。坐向又大利。即用葬父。將銀三十兩謝地理。魯客不能謀其地。因欲脫其種。乃租楊公子花園門下住家。用銀

娶一美婦為妻。與居兩箇月。對妻曰。我要出外行地理。難計歸程。家下若交缺薪米。已托主人公子看顧你。此是我恩人。因得他銀。故能娶你。我已遠出。這兩公子若調戲你。隨你送他。若與他有情。後日扶持你必厚。但他家多奴僕。切不可與他通。若輕自身。公子必看賤你。後自取困窮。誰來周濟你。又去托兩公子。見得要遠出行地理。家下些少。望相週濟。歸時一一奉還。公子常往花園。見其婦美。已是動心。地理終去兩日。大公子即來其家。調戲其妻。這婦人已承夫囑。

慨然與通情意好甚。後月餘。次公子亦來戲之。亦從
半年後。魯地理歸見家中米菜充足。問妻曰。公子未
否。妻曰。兩人都采我。都納之。魯地理曰。與這好人交
亦不羞辱你。有吃有穿。有人陪你睡。早晚有人看顧。
我雖出外亦安。妻笑曰。食用還強你在家時。只你不
要吃醋。地理曰。是他銀娶的。又代我供你何須妬。但
兩人迭來。恐你惹毒瘡。須與他定一月一箇。可無生
瘡。再次又出外。公子又來。婦人曰。你兩位不時來。恐
我成毒瘡。須定單月大公子。雙月小公子。方好。公子
曰。你說極是。自今某月屬某。菜米一應他供給。不覺
經四年。已生兩男子。皆兩公子血脉矣。魯地理將命
與人推。皆云。後當大富貴。因携妻與子。辭兩公子而
歸。二人各贈有厚程。後二子長成。皆登科第。實楊姓
之風水。被其暗漏去。而不知也。

按富貴家子弟。多有好淫人妻小者。或致生子。其
風水不無分去。觀此地理之脫種。後人可鑒矣。
有一富家子。往佃戶家取租。見其婦美。累挑之。婦不
敢送。密報于婆。曰。他富家子。若與他有子。後日亦

討得吃。富子後又挑之婦即允。與入房中解衣。富子
曰。往時累說不從。今何故便肯。婦曰。已對婆。說過
了。富子曰。你婆要拿姦麼。婦曰。非也。婆曰。傍你富家
種。若有兒。亦討得吃。富子一聞漏種話。猛然自省曰。
不可。不可。連說四句不可。因轉言曰。我非真欲姦。只
愛你生得好。故與耍耳。今送銀三錢。與你買粉。我不
污你也。淫情已動。馳歸家。夜與妻交。其夜受胎。後生
一男。長中進士。官受知縣。初上任日。天晴日朗。忽見
官堂四大柱上。各有兩箇不可金字。心中憂曰。此必

不可任此官也。謹慎做一季官。便推病辭官。養親。忽
然歸。父驚問故。答曰。因上任日。見四箇不可金字。恐
非吉兆。故辭官歸養。父曰。養親官在。亦可。經一夜。父
思到大喜。呼其子曰。你見四不可金字。此大吉兆。你
官必高也。我少年時。挑一佃婦。已允矣。臨行事時。他
說要傍我好種。我猛省起。連說四句不可。遂不肯苟
合。其夜歸。後即生汝。此天報我不淫人婦之德。若是
凶兆。何故是金字。又何故四箇不可。與我昔言相應
也。此是好兆矣。兒曰。是也。隨即寫書托同年。次年復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起官。後官至侍郎。一門貴盛。

看此節可見富貴家子弟不可漏種於人矣。

有鄉官知縣。生四男。皆為秀才。聰明俊偉。一日鄉官卒。地理為擇一葬地。風水甚佳。曰六年兩科內。四位公子當盡登科第。六年後地理未取謝。三長公子都中去為官。獨四公子在家款待地理。敬問曰。承先生許我四人皆發科。今三位兄果中矣。論才學我更高于兄。獨不中。何故。明日地理同四公子再登城細看。曰。論此地雖幾兄弟皆當中。其間不中者必有故。公

子嚮問何故。地理曰。令先尊幾歲生你。公子曰。先父

生我時年六十。後七十四歲卒。今又六年矣。又問曰。

令堂當時幾歲。公子曰。其時三十歲。地理搖頭曰。我

知之矣。公子曰。先生知何緣故。地理曰。休怪我說公

子必款中。須問太夫人。你是何人血脉。公子會其意。

夜設盛席。慢勸母醉飲。至二更後。分付親人并奴

婢等。各先睡。四下無人。公子跪曰。兒有所稟。不敢言。

不知母親願我中否。母曰。三奇子都中了。我願你中

極切。有甚好交事。但說無妨。公子曰。地理說我不是

父子親血脉故不中。必須知誰實生我。方可中。母本愛幼子。靜夜又無人。酒後又醉了。不覺吐言曰。地理果高見。彼時你父已六十。衙中某門子。後生標致。我實與他生你。公子已得實。次日謀于地理。地理曰。須到彼處。謀門子骸骨來。附葬塋傍。來科即中矣。公子依言。往取而葬之。次科果中。

看此節。可見暗中雜種。人不及知。故有共風水而貴賤懸隔者。其中不無難言處也。

又解某之父血衰無子。其母夏月熱甚。着單裙。睡于

床。家畜有猴公。往姦之。驚醒。欲推去。猴欲啣。欲爪。推去不得。睡熟神旺。不覺淫情動。即有孕。解父歸。妻與言。被猴姦之故。曰。此異物。須殺之。猴既姦後。心虧。走于後門大桃樹上。不肯下。解父故與妻戲于樹下。猴見人色喜。方下樹來。解父椎殺之。即埋于桃樹下。後解某生。極聰明伶俐。但跳躍倒地。若猴狀。解母心知為猴種也。以无別子。故不殺之。八歲父死。地理為拏葬。曰。此地極佳。當出神童才子。此子雖不才。但三年後可登高第。過三年後。地理復來。解母曰。汝說三年

後此子知變。今輕狂如前。柰何。地理再往。故細看。歸
 問曰。此子是安人親生的。抑妾生子。解母曰。此子非
 親生。是鄰家丫頭與猴生的。欲棄之。我以無子。故血
 抱以養。地理曰。欲此子成器。須得猴骨在。附葬此塚
 之傍。後日還昌你家。解母往樹下掘之。其骨猶在。持
 與地理曰。鄰人尚番骨在。當如何處。地理教擇吉日
 葬之。再二年。果舉神童。后為一代名人。此聞其鄉陳
 地理所傳
 看此節。可見風水之效捷如影響。人家得好地者。
 子孫宜守禮法。不可淫慾敗德。致漏脉于人也。

姦人婢致盜去銀

寧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餘歲。聰明脫洒。雅耽酒
 色。常買夏布。往蕪州閭門外。寓牙人陳四店。其店兼
 賣白酒。鄰家林廷節。常遣婢京季。未買酒。季年方十
 八。國色嬌媚。李英愛之。因而調戲成姦。買簪圈等送
 之。同店多有諫其勿惹禍者。英與季兩少相愛。情深
 意美。那肯割斷。後廷節察知。季與英有姦。呼季責曰。
 你與李客私通。我姑恕汝。可密窺英銀藏于何處。偷
 去置些衣裝與你。後得享用。一日英飲酒娼家。季潛

開英房。盜去銀一百餘兩。及英回店。知銀有失。向店主逼取。客夥吳倫曰。你房內有銀。不可遠飲娼家。即飲。且宜早歸。今蕩飲致失。何干主人事。今午見京季入你房中。必此女偷去。你可告於官。我與店主為證。英待兩日。季不來店。乃告於府。廷節訴英欺姦伊婢。情露懼告。先以失銀誣抵。本府張爺審問于証。吳倫陳四證曰。親見季入英房。盜去銀是實。張爺詰曰。客人房室女床。二者豈容妄入。季入英房。汝等見何不阻。倫曰。英與季私通亦是實。故瞞英未到店。開門而盜。張爺審出此情。知銀係季偷是的。奈廷節乃府庠生。季考取之第二。只依節所訴。斷曰。既有姦情。則失銀係是抵飾。以英不合欺姦侍婢。虛詞抵賴。陳四為牙。知有姦情。何不諫英早改。待事敗而猶偏証。各擬杖懲。

按此審李英甚枉。特為客旅。宜謹慎自持。豈有姦人侍婢。而不取禍者。今店中多有以妻女引誘客人成姦。後賴其財本者。切宜識透此套。勿入其騙可也。

姦牙人女被脫騙

經紀廖三。號龍潭者。有女名淑姬。年方二八。尚未配人。容如月姊。貌賽花仙。真箇女子中。班頭絕世無雙者。客人張魯。年二十餘歲。磊落俊雅。頗諳詩書。浪跡江湖。一日買閩筍數十担。在廖三店中發賣。不遇時風。都放帳未收。日久。見其女丰姿嬌媚。日夜想慕。不能安枕。柰廖三家中人衆。難以動手。而女亦時于門後偷眼覷魯。魯以目挑之。女為俯首。作嬌羞態。二人情意已通。只陽臺路隔。鵲橋難渡矣。一日廖三家中早起炊飯。與商人上鄉討帳。張魯心喜。乘機潛入其房。與廖女成姦。偷情之後。時有私會。其母知之。與夫商議曰。吾女幾多豪門求婚。未肯輕許。今被鼠客所玷。湏密捕殺之。以消其恨。廖三曰。不可。凡妻與人私通。當場捉獲。並斬呈官。律方无罪。今女與人通姦。並殺則不忍。單殺客人。彼罪不至死。豈死無後話。現今筍帳已完。其銀皆在我手。密窺女與姦時。當場捉之。打他半死。以鎖繫住。勒其供狀。怕他不把筍銀獻我。彼時亦何說。妻然之。未教日。張魯果墮其術。魯曰。此

是我不良銀湏以一半還我便罷不然吾不甘心。廖三不允。魯遂告於府。批刑館吳爺審出實情。問淑姬曾許配人否。對曰未配。又問魯曾娶否。魯已有髮妻。乃誑曰髮妻已死。尚未再娶。吳爺斷曰。汝二人既未成婚。湏斷合之。以所勒銀。准作財禮。廖三曰。奸人室女。而得成婚。後何以做。吳爺曰。汝牙家。常以妻女。賴人姦。而脫其銀。吾豈不知。若不配合。湏將汝女官賣。將銀充論張魯合懲通奸之罪耳。魯曰。一女子。安值財禮一百餘兩。湏割一半還我。准與其女為奩。吳爺曰。為商而嫖。巷街柳巷。尚宜有節。主人室女。豈容欺姦。魯且感且哭。盡喪其本。止得一女。又無盤纏可帶。即轉嫁銀三十兩而歸。

按牙家縱容妻女。與客人成姦。後脫其財本。此常套也。惜此女不知。為父母作貨。張魯亦不知。而落此套中。猶幸吳爺。斷與成婚。雖失利。猶得婦也。惜其財本稀少。不得同此女歸耳。後之為商者。斷合事。本難期望。則脫姦。宜慎防之。

十七類婦人騙

哄媪成奸騙油客

兩妯娌並坐。適有賣油者過。媪石氏曰：「家下要油用，柰無銀可買。」姆左氏曰：「先秤油來，約後還銀未遲。」石氏叫入買油，秤定二斤矣。曰：「男人未在家，過兩日來接銀。」後兩日賣油者來。媪曰：「無銀何以處？」姆曰：「再約三日。」媪以此言退之去。又三日，媪曰：「你教我先秤油，今竟無銀，你討些借我還。」姆曰：「你肯依我教，還他何難？」媪曰：「我凡事常依你，把甚物還？」姆曰：「我看賣油後，土俊俏，你青年美貌，和他相好一次，油何消還？」媪曰：

「恐你後日說。」姆曰：「是我教你，怎敢說？」我避在房中，你自去為之。」少頃，賣油者到。石氏思無計可退，強作笑臉出迎，曰：「兩次約你接銀，柰無可措辦，不如把我還你罷。」賣油者見其眉開眼笑，亦起淫心，曰：「你家內有人，莫非哄我？」石氏曰：「丈夫去耕田，伯姆在鄰家績麻，因無人，故與你耍言。」賣油者放心，與入房去。左氏聽已拴房門，即密出，將兩半筭油傾起，把兩半筭水注之。再到房門密聽，媪曰：「完了，起去。」賣油者曰：「與我停停。」左氏手持麻筐，跳身出大門外，故揚言曰：「今日尚

未午。何耕田的。回了。賣油者聞人言。忙出挑油。恰相遇于門外。左氏問曰。媪。油還你否。賣油者連應曰。還了還了。即挑過一村賣。左氏知其必再來。站在大門候。近午。賣油者向前。左氏曰。你尚在此。我媪的弟挑桶來打湯。見油一担在宅。家並無一人。只媪房有人笑話。疑與賣油人有姦。將油傾在桶去。把半筊水注滿。歸報其母。母子徑來拿姦。及未時。挑油的已去。正在此猜疑。若知你在此。必拿你作對。賣油者便行。左氏扯住曰。我報你知。你須謝我。賣油者曰。明日寄兩斤油與你。過數日。果寄油來。姆又變說。持與媪曰。前日我在門站賣油者。復從門前過。我故要之曰。媪。媪說油銀未還。你適間。荒忙說還了。必有緣故。我在此。等報叔。賣油者心虛。許我兩斤油。今果寄來。此是你換來的。須當補你。媪曰。似此半時光景。也得四斤油用。多謝指教。姆曰。你若依我。更有別享用處。以頃有人叫賣肉。姆媪二人叫入。各秤二斤。分付再來接銀。三日。屠子來接。伯姆秤銀七分還之。媪的再約兩日。至期。屠子來。伯姆曰。你依前日套子還他。我方

便入房內去。石氏出。笑對屠子曰。借你肉。無銀可還。今日無人在家。不如把我肉還你。屠子見其美貌。嬉嬉笑曰。我只要你腰間些些肉。石氏曰。全身都許你。何惜些些。屠子樓抱入房幹事。伯姆潛出。把一担肉。都搬入訖。默坐在肉籬邊。屠子與石氏。懽罷而出。問曰。我肉在那裡去。左氏曰。叔叔挑與重老去了。屠子曰。何得偷我肉。左氏曰。你好大膽。叔叔歸。見肉担在此。入房門來。又閉住。只聞你兩人。嘻嘻笑話。知是你姦他妻。叫我看住房門。我不好聽你動靜。故坐在此。你且畧坐。停會偷肉的。便來了。屠子挑起空籬便走。左氏扯住曰。把一肉刀。與我做當頭。屠子曰。托你方便。明日送兩斤肉與你。左氏放手。屠子飛步奔去。婦埋怨曰。都是你教我幹此事。今丈夫知道。怎麼是好。婦曰。你不該把師父攤出來。只要你肯食肉。此事何難遮蓋。婦曰。有甚計策。快說來。婦入房。拖一腿肉出。又入拖一腿。曰。你食肉乎。你報丈夫乎。婦曰。你偷肉。不該驚死我。婦曰。我驚那人。不驚他去。怎得他肉。兩妯娌將肉煮來。把酒對吃。婦曰。真是一日不識羞。三

日吃飽飯。姆曰。不是如此說。是半時得快活。一月吃酒肉。二人呵々。飽吃一頓。餘者烟乾後食。後數日。屠子經過。左氏出支肉二斤。屠子速行。左氏曰。虧我孀娘。前日被一食粗打也。該送二斤與他。屠子將一片丟去。曰。託你轉上。我不得暇。左氏手提兩吊肉。又對孀娘說知。又將來作樂。孀曰。我會養漢。不如你會光棍。以後姦門一開。不可勝記。

按石孀不過呆婦人。左姆乃狡猾巧婦。若是男子當為大棍。遇此巧婦。愚者何不落其圈套。故不惟

男子當擇交。婦人尤當與貞良女相伴也。

爬灰復騙姦姆母

鄉間有一殷實村老。菽豆滿倉。雞鴨成群。只極是村惡。不知禮體。娶一田家女為媳婦。年少貌美。便思爬灰。只怕老媽嚴厲。約束家法整肅。積年不敢發。一日老媽鄰家請飲。村老便調戲其婦。拒不從。遂行強抱。其婦喊起。罵出去。外家只十里。便徒步奔告于母。母素村婦。憊懣。憤怒。同女去。這村老見媳婦奔告外家。忙叫老媽回。以實情吐告。商量何以抵對。老媽心忖。

親家村曹必不來。惟姻母憊懣必來。已思有計籠之。故反言要老公曰。恭喜你喜事到矣。村老曰。往事已錯。何須再題。你往日常能幹。我凡事皆聽你。今須救我。勿致破家。老媽曰。何止破家。你該死矣。我會救你。未。你越膽大。若聽我言。誓過再勿起此野意。不但做你。且有好事攬舉你。村老曰。不願攬舉。只救得這一遭。再不敢起惡意。若再有此天誅地滅。老媽曰。既肯誓過。饒你這遭。你取銀四兩。作二錠。伏在外客房中。覆大檯下。若姻母來。我叫他在房裏洗澡。你聽其洗完。從檯下出。以兩錠銀付他。兩手。他必定拿住。推拒你不得。你便抱姦一次。走出外去。事便息矣。村老曰。若姦他。則挑他女是真矣。老媽曰。你勿管。後事在我身。村老依言。藏入大檯去。少頃。姻母到。老媽出外笑迎曰。有勞貴步。未曾備筵迎得。姻母便罵曰。你家沒倫理。爬灰老賊。姦我女兒。老媽故驚曰。恰纔哄我說媳婦私煮炒吃。被他打罵。因逃歸。乃有此惡事。我要和這老狗死。失聲大口罵。恨更切。姻母無待開口矣。因曰。停會我依兒媳四人揪住打死。以大糞灌其口。

使不為人。即令媳婦把大雞鴨宰。設盛饌待姙母。先
大罵一場。後待茶果訖。曰。走路身熱。可討水與洗澡。
再好食午。送姙母入房中洗。老媽入後廚房。助婦整
酒及洗訖。捏下一人出。以銀兩錠。付姙母兩手。抱住
便姦。及喊叫女兒親母。並無入應。其人曰。他在廚房
遠。怨叫得知。赤身難拒。又愛惜兩樽銀。啞口受姦事。
訖。村老曰。我就是親家。你勿信女兒說。這成姦也是
前緣。我本躲避你。誰知你送來洗澡。反先與你相好。
從今再不望你女兒矣。言罷走出。姙母入厨。見女與
老媽方在排饌。想叫時。必是不聞。遂午間泛容笑飲。
不說及爬灰事矣。席罷辭歸。老媽再三苦番。女亦曰。
我叫你來做身主。你只要人酒吃。何這等老情。姙母
曰。我婦人自身不能作主。怎能做得你主。你公公不
是好人。你媽。賢德。只姑媳不相離。自無惡事矣。老
媽番之不得。以食品果儀。厚贈之。懽喜送別而去。凄
風驟雨之景色。倏化為光風化日之風景。皆能婦調
停之力。亦一大棍也。

按婦人不可輕易往外親之家。若彼狡婦與暱夫

木界報言 卷九
套合中多有被其污穢者。誰則知之。若此村老婦之弄姐母。雖一時解紛之巧計。亦彼自知婦人性。皆流水。可以利暗誘。姦暗陷。必不敢張膽明言也。後人其鑒之。

佃婦賣姦脫主田

鄉間有一佃戶。欠主人苗三冬。笑該本息銀五兩零。冬間主人未收租。佃母與子謀曰。苗帶今年。共欠三冬。明年必起田去。一家無望矣。我看主人富家子弟。必好風月。不如把媳婦哄他姦。拿住。必可賴得苗去。

佃曰。這事可。母親可與媳婦言。佃母曰。還有一件。湏要與他姦完了。然後拿住。他方甘心。若未成姦。便拿他是主人。怎肯受屈。又難賺他銀矣。佃曰。亦可。佃母方與媳婦言。婦曰。你子心下實何如。佃母曰。我與兒說過了。任你事完成。然後拿他。方抵得苗去。三人商議已定。次日早飯後。佃推往岳丈家。借銀未還。苗。佃母又分付媳曰。主人未無菜。我往上村討斤肉。再往叔家。取箇鷄。未。苗有還否。湏做一東道。與主人吃。你湏備火爐。與主人向。主人在外已聞。二人去後。婦抬

火爐出燭火。主人問曰：你媽，那裡去？婦曰：去討菜。又問曰：你丈夫何去？婦曰：在我娘家去。借銀還你苗。未知有否？主人曰：不消問你娘。借，只要問你。借婦曰：我若有銀，早送來還了。主曰：昨夜早同我睡，便與你對苗去。婦曰：睡可當得銀。今夜未陪你。主人便起曰：不待夜間。今日喜得無人，就要去。你夫借得銀來，我背地秤三錢與你買布。若無銀，且寬限你明年還。婦人即允，同入房去。佃戶從密處窺見，悄悄出候房門外，只聽房內二人懽話。心中自然焦燥，恨不得即打進去。半晌久，主人曰：起去罷。婦曰：沒容無妨。知其完了。在房外高聲喝曰：你和甚人講話？打入門去。二人忙不能躲。佃戶喝曰：噯也。你這賊姦我妻，便在床上揪下打。妻忙起穿衣。未拿夫手曰：你嫁我，不在你家。佃戶曰：這花娘也要打死。三人滾作一團。也不能打。佃母適携肉鷄，從外歸。問曰：何為？佃曰：主人姦我妻。我在床上拿住。我要打死這兩箇。母指主人曰：你好人家子孫，也不該幹此事。不如討銀與我媳賠。醜罷。主人曰：便對三年苗與你。佃取婦腳帶，係住主。

醜罷。主人曰：便對三年苗與你。佃取婦腳帶，係住主。

頸曰我不肯出外取刀磨曰定殺死他母出外搶刀
曰他是官家舍白的是銀黃的是金要得他幾多若
殺死他我你也不得安生再入勸主曰我兒性子不
好你再寫田契與他主人曰亦可佃母取紙與寫契
佃戶立傍勒要更寫毗連田共湊二十桶你價二十
兩主人亦寫與之佃母再與子商曰本意只抵賴苗
不意多得二十兩今晚你須避開再令媳婦陪他一
宵方服得他心可保無事佃曰已得娶妻之本就讓
他一宵半午後方整酒出佃欲請人陪佃母曰不可

只我老人自陪三人同坐主人只索飯吃回去佃母
曰適間兒子蠢性千萬勿怪我自陪你叫兒先吃飯
往母舅家故說借銀相添買田兒去訖佃母呼婦出
陪主人曰你母子粧套弄我明日必告官理論佃母
發誓曰我若套弄你我即死在今日佃婦泣曰若告
我便縊死主人見婦泣翻料其非套曰我不管你有
套否今晚更與我睡一夜便當送你佃母連聲應曰
憑媳婦曰挨定陪你男人若有言嫁我便是主人
被此瞞過只宿一宵而去安然無後話

按佃母極狡猾。安排圈子已定。又令姦頑過手。又令再陪一夜。方淨主人。心涼。不然。主佃之分。豈空套可籠。此佃母一狡棍也。述與後人知防。

三婦騎走三疋馬

荆南道上。人多畜馬。以租行客。日收其利。有三婦輕身同行。遇馬夫牽回馬三疋。三婦各租乘一疋。末婦曰。伯姆善乘馬者先行。我二人不善乘者隨後。行不十里。末婦叫馬夫。扶下馬小宜。馬夫緊抱以下。有討趣之意。末婦曰。你討我便宜。馬夫曰。不敢。要緊挾些。

方不跌。末婦曰。看你亦知趣。我久無丈夫的。亦不怕你挾馬。夫曰。既不怕。前有小茅房。再同我相抱一抱。何如。婦曰。要趕路。今晚在你家借歇。何如。馬夫曰。無三舖床。婦曰。伯姆兩人同榻。我只傍床。馬夫曰。的要傍我床。我不索你租馬銀。婦人曰。人比馬價。你又討便宜。馬夫曰。兩有便宜事。可不好幹。兩人正在此私約。前面次伯姆墜馬。婦指馬夫曰。快去扶我小姆。馬夫行且回顧曰。不要哄我。婦曰。小姆若跌壞。怕他不在半路歇。我你事一定成矣。馬夫忙奔前去。次姆跌

在路盤坐柳脚曰跌傷了脚。又跌傷了腿。馬夫扶起上馬曰。湏趕路。次姆曰。我跌壞了。前去湏買補損膏藥貼。只好隨路歇。趕不得稍頭。你前去。叫我大姆少待。因挨延此兩遭。前馬去。不止十餘里。馬夫向前去追。後二婦躍馬加鞭奔回。馬夫前去趕不上。心忖曰。任他前去。且在此寺後二婦來。他自然要等齊同歇矣。候久不至。心又忖曰。想必後路買膏藥來。因問行路人曰。兩婦人騎馬的。到那裡了。路人曰。兩婦人跑馬如飛。此去不止二十里了。馬夫又問曰。騎馬是來此的。是去的路人曰。是下去的。你快趕。也不及了。馬夫心無主意。慌忙走回原所。再問路人。皆云馬夫已遠。又追回十里。天已晚。再問行人。云不見婦人馬矣。三馬從兩路脫去。前後不能兩追。馬夫惟悵愠而歸。按此巧脫處。全在後婦小宜。與馬夫私談。以惑其心。以纏其時。次又中婦跌馬。彼疑真不善騎者。又纏多時。則前馬穩脫矣。故賺其前追。又安能及。後兩婦奔回。彼惟疑跌傷未遲。豈料反奔而回乎。然三馬夫太痴。安有中途一遇。便許與你歇。馬夫有

何標致。而婦恋之。其言太甘。其中必毒。故就其甜言處。便知是棍也。以婦人而有此高手。世道幾何不鬼魅哉。

尼姑撒珠以誘姦

白鑑妻向氏。大有姿色。鑑專好酒。與妻不甚綢繆。為王軍門公幹。差之上京。妻向氏在家開紙馬店。常遣婢蘭香接錢交易。夫去日久。向氏時出店看人。有窳朝賢見之。愛其美。注目看之。向亦不避。朝賢歸。與心交曹知高謀。欲誘此婦。曹曰。若騙婦人。須用一女人

在內行事。方易成就。古云山賊攻山賊。水寇擒水寇。此中法華庵。尼姑妙真。常往來各家。汝去托之。其事易矣。朝賢聞教大喜。即尋法華庵。未見了妙真。以銀二兩送之。托其通紙馬店內。白鑑之妻。若事成之後。再有重謝。尼姑曰。此也不難。你三日後來討回音。密再三囑之而去。尼姑將手中數珠。剪斷繩子。捻定在手。往白鑑店前。轉行幾次。不見向氏。空回了。次日又往。見向氏在店坐。尼姑故將斷繩珠。撒放滿地。多有滾在污泥去者。俯躬滿地。檢之。向氏見。叫之入。以水

與洗又淨手訖。尼姑再三拜謝而去。至明日。尼姑買糕果餅麵四品。叫人往向氏家謝。向氏喜。遣人請尼姑。未吃素酒席間。向氏問曰。你幾歲出家。尼姑曰。我半路出家。向曰。因何事出家。尼曰。因嫁箇人。好賭錢飲酒。終日在外。有天與無夫同。故誓願出家。向氏嘆氣。一聲道。招這人。不如勿嫁。尼見他動心。又問曰。娘子如何嘆氣。向曰。我病亦似你。今嫁箇人。只好飲酒。葷菜。不要妻子。一年不懽會幾次。今又奉差遠去。似無夫一般。尼知此婦有春怨。即乘機曰。男人心歹者。

多。惟我庵前。寧朝賢。當日愛妻如命。只其妻沒福。死。今鞅我。擇再娶。誰婦人遇此者。真日日得懽喜。向氏聽了。口中不語。尼亦不好再調。酒完而去。第三日。朝賢整飾衣冠。未庵問回音。妙真曰。事有九分成了。凡婦人與夫和順者。極難挑動。昨向氏請我。知他心中恨夫。又別夫日久。但有機會。便可到手。今須討銀與我。辦一盛席請來。用好酒勸醉。必在我床睡。你便解開裊衣。慢人行事。恁你所為矣。但醒來之時。須備獨鈿簪珥類送之。可買其心。方可長久相交。寧聽

了拜下。若如此。死生不忘。今再送銀五兩。你速作席請來。妙真遣人買好殺好酒。叫厨子整治豐潔。先遣人去請。後自到家邀行。向氏大喜。同蘭香打簪而未見酒席。十分美盛。曰。你還請何人。妙真曰。專請娘子。並無別客。向氏曰。一人亦不消如此破費。怎吃得許多。妙真曰。我無親骨肉。多感娘子知己。願結為姊妹。當箇知心人。向氏笑曰。我和你知心。不能相爬痒痛。飲了幾杯。問曰。此酒香而甜。其價必貴。尼曰。是前日尋大官送的。亦不識其價。又勸飲。向氏曰。酒甜吃得

下。只恐易醉。尼曰。若醉。暫在我房少睡。醒後回去不妨。不知娘子尊量。飲幾許方醉。向氏曰。夜間恐睡不着。常可飲一瓶。若不飲酒。如何得睡。尼曰。若白家人在家。只吃他一杯。便可睡矣。向氏曰。我和你說知心話。雖醉。只半夜亦醒。丈夫在家。只是貪酒。再不要幹事。我醒來。極是難熬。那止得我渴想。妙真曰。似此有老公的。與我無的一般。我日間猶過了。只夜來過不得。惟怨前生未脩種也。向氏曰。的是如此。今日須極醉。求一夜可忘却。少頃醉到。遣蘭香先回看家。旋在尼

床以睡。朝賢睜向氏睡。即來解其衣帶。如死去而爖的一樣。憑他恣意恋戰。其味甚美。少歇。又一次。亦不醒。朝賢双手樓定婦人睡。直到半夜醒來。衣已脫去。覺有男子在身邊。又覺腰間爽快。渾身通泰。低聲問道。你是何人。朝賢道。心肝。我想你幾時。今日方纔得偷兩次。還要明和我一好。向氏曰。你謀既就。切不可與外人知。朝賢曰。只尼姑知道。除外何人得知。又睡到天微明。向氏起。朝賢以鑷鈿與之。又抱親嘴。兩人興濃。再戰一次。携手出門。妙真已在候。忍笑不住。曰。好酒也。向氏曰。好計也。朝賢曰。好姻緣也。妙真曰。既有此好。何以謝我。緊抱賢曰。虧我脚酸也。要和我好為謝。賢曰。力盡耳。今夜不忘謝。向氏曰。從今夜。都讓謝你。朝賢曰。後會可長。謝亦可長。從此常與向氏往來。皆由尼姑此番之引誘也。

按婦人雖貞。倘遇淫婦引之。無不入于邪者。凡婦之謹身。惟知耻耳。惟畏人知耳。苟一失身之後。耻心既喪。又何所不為。故人家惟慎尼姑媒婆等。勿使往來。亦防微杜漸之正道也。

十八類拐帶騙

刺眼則脚隨殘疾

浙中有丐棍。常於通衢僻路。專候人家子女。十數歲者。或迷路失歸。必拐帶去。擇其女有姿色。又絕聰明者。賣落院為娼。稍愚鈍者。刺瞎其双眼。教之唱叫路歌曲。又或削去足掌。致其拐脚。其削足之法。每於隆冬極寒時。以麻扎幼童足肚。置脚掌於冷水中。浸得良久。以柴木指之。曰痛否。童應曰痛。則又浸。及至冷極血凝。指亦不知痛。則以利刃。削其足掌。然後俵庸

藥敷之。後驅此双瞽者。拐脚者。叫乞于道。每日責其丐錢米。多者與之飽食。少者痛酷捶打。令乞者方肯哀丐。晚復聚宿舟中。棍得其錢米。置美衣美食在舟中。歌唱為樂。暇或登岸。又四出拐帶。極為民害。而人不知。一日有小丐婆。唱叫于路。居傍一老婦曰。此丐婆好似李意五之女。其聲音亦似。只目瞎耳。丐婆曰。吾父正是李意五。吾有奇名鴉兒。五年前。我往外婆家。不識路。被人引去。刺瞎两眼。每日遣出叫化。有錢米歸。則有食。丐得稀少。便痛打無食。極是苦楚。無柰。

你聲音似我鄰居王二姆一般。千萬叫我娘與哥來認我。超度我出此地獄。你陰功如天王。王二姆聽其叙來。歷皆真。收番入家。曰你母今年已死。你兄迂居上巷。即遣人去喚來。彼此皆相認得。遂具狀告于縣。批與主簿審。差人船中提二棍到。棍即用銀賄主簿。又用銀二十兩買其兄李鴉兒。你令妹是他人拐帶。我收與衆乞合夥。非我刺他眼。况今已雙瞽。亦無人娶。不如與丐子為伴。亦不虧他衣食。兄與官都得銀了。拘審時。奇不堅認。主簿仍斷與棍去。棍引到船塢入

湖心痛打。以傲他丐。使後不敢漏洩。李馬婆叫屈連天。悽楚不忍聞。船到向鄉官後門。聞溪中叫死聲甚。可憐。遣二家人去牽其船來。問打何人。衆丐指曰打李馬婆。鄉官問因何打。馬婆不敢說。只苦情求救。鄉官令引馬婆異處。再問曰你因何被這等苦打。明說來。我便救你。李馬婆一一叙其前由。向鄉官聞情。悽愴不勝。發忿。即鎖住四棍。并引衆丐入見太府。代陳其冤苦。太府亦切恨之。將四棍各打三十。曰此罪雖凌遲碎剮。未足懲其罪。可鎖于府前。令衆人共毆之。

以洩其忿。衆人知此棍情。都來手毆石打。四棍一時皮破血吐。立刻盡死。後瞽目拐脚衆丐。各問其鄉貫。家有人者。令其收養。無親屬者。各送入養濟院。人盡感向鄉官之仁。能除此四孽棍。

按人家子女幼穉。不可令其單行。亦不可帶金銀。錫錢。若偶遇此等棍。悔何可及其防于未失之先。可也。今後官府遇瞎拐群集處。時遣人查其居止。及提問一二癩瞎緣由。或訪得此等棍。則除一棍。勝去一狼虎也。功德高于浮屠矣。

太監烹人服精髓

朝廷往聽言利之臣。命太監四出抽分。名為征商。抑末以重農本。實則商稅重。而轉賣之處必貴。則買之價增。而買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處必賤。則賣之價減。而賣者受其害。利雖僅取及商。而四民皆陰耗其財。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於明加田稅也。且征權之利。朝廷得一。太監得十。稅官得百。巡卒得千。是民費千百金。以奉朝廷之一金。益上者少。而損下者無涯矣。然巡卒稅官之實溪壑。猶是普天率土之民。

得飽煖也。特不耕不織而魚肉下民。不免坐盡天地間服食。若太監。攘剥既多。崇聚盈溢。視錦綉如敝葉。視金玉如瓦礫。服食器用。皆與天子同。指使承順。如奉天子同。人間福分。享受無不窮極。獨恨不能淫樂女色。所少者此耳。嘗命左右。訪有復生陽物之方。購以萬金。有方外道士。利得其金也。以私臆懸度。謂古方云。土以土補。木以木補。人。以人補。意必食人可補也。妄去古方云。烹童男。膾肝脯肉。食其精髓。則精液充滿。陽物復生。可姦婦生子矣。閩高奄信之。先售

以百金。候服有驗。再來領萬金。由是命牙爪。往窮鄉僻邑。買貧民幼童。詐云高衙欲養為子。日後富貴無窮。貧民信之。多賣以博眼前重利。且希望後日富貴。後先買者。難以稽數。但鬻子之家。有托人往查已子者。並無聲息。即衙中走僕。亦不知內之養子若何也。原來買之幼童。盡養以錦衣美食。厨子能烹調一童。以進食。賞銀十兩。深禁其秘密。每殺一童。厨子提刀追趕。衆童各涕泣奔呼。候其走。熱氣揚。則執其肥者烹之。內有一童十二歲。跪厨子。涕泣哀告。叩頭求救。

厨子亦淚曰。吾怎能救你。吾亦不柰何。墮在此也。有頃。外人傳某鄉官相拜。厨子曰。憑你命。吾放你出去。外有鄉官相拜。你扯其衣。死哀求救。肯帶你去。則你可生。我代你死罷。你可傳知外人。切勿將子賣入太監府也。此幼童直奔至鄉官前。哀告厨子要殺我。太監即令查拿厨子。斬首。彼恨其縱出此童也。笑顏諭幼童復入。幼童死扯鄉官衣求救。鄉官疑有緣故。為之帶出。幼童歷叙內中殺諸童之由。鄉官不勝嗟嘆。想起本未得諸童買未之實。又無厨子証據。亦不敢留養此童。遣其出外別投主。此童後流丐于建鄴等處。人問其太監府之事。多能言其中之富貴。皆非人世所有也。自後方知太監之食人。始不肯以子賣之。近年高奄以罪去。其鬻子之父母累十百候于途。並不見一幼子。與奸奄生去者。無不墮淚痛其子之必遭烹也。

按貧民賣子極為至愚。若不能養。何不若鳳湯府父子俱丐。猶可骨肉相保。必不得已。惟可賣之富戶為僕。固不可供太監之啗。亦不可賣入庵寺為

行童侏者其賤尤在乞丐下也。國家置奄尹。以供掃除傳命耳。至使握利權。享用已極。更思生陽物。淫婦人。為不可必得之事。雖食人而可為汝歌。扶已朽之軀。曾不惜人。渾全之命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猶為強兵而殺人也。此為何事。而視人命如草菅乎。王法若明。當不令此奄淫。

三卷終



所
入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